

劇

喜

間

人

景場之活生省外

幽谷百合



巴爾扎克著
高名凱譯

人 間 喜 劇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幽
谷
百
合

巴 爾 扎 克 著
高 名 凱 譯

人 間 喜 劇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幽 谷 百 合

作 者 巴 爾 扎 克

譯 者 高 名 凱

發 行 人 俞 鴻 模

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

總 經 售 雲 燕 海 益 聯 合 發 行 所

上海
雲 燕 海 益

上海山陰路恆豐里七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初版

總 (13) 巴 (04) (1—2000)

獻 給

王家醫學研究院評議員拿克加爾先生

親愛的大丈夫，文學的大廈是遲緩而費力建築起來的，這是這文學大廈的第二階層之中的一塊細加磨琢的小石；我在這裏刻上您的名字，一方面要感謝曾經救過我的生命的醫學家，一方面則要慶賀我的日夕相聚的朋友。

得·巴爾扎克



巴爾扎克檢閱他著作中的人物

給孟乃維爾·拿達里伯爵夫人

我在你的欲望之前放手了。我們愛她更甚於她愛我們，這種女人是有特權的，她可以使我們忘記一切良善的規律。是的，爲着避免在您的額頭上有皺紋，爲着消去您那因爲小小的拒絕而愁苦的嘴唇上所有的賭氣的表情，我們是不可思議的走過了天邊海角，我們是獻出了我們的熱血，我們是犧牲了我們的將來。現在，你要知道我的過去，這就是我的過去。不過你要知道清楚，拿達里，爲着服從你，我要把一切不可侵犯的逆意踏成粉碎。然而，爲什麼要懷疑有時候會滿充着幸福的抓住我的那些頓時和長久的夢境呢？爲什麼因爲一個沉寂，你這被熱愛的女人就發出你的嗔怒呢？你難道不能夠和我那些相反的性格相處而不必問其原因嗎？在你的心坎之中，你難道沒有一些祕密，爲着求得赦免，而需要我心中的祕密嗎？好罷，你已經猜着了，拿達里，也許不如說你知道了一切：是的，我的生活是被一個夢幻所統治，這夢幻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語詞很空泛的描寫出來：他常常在我上面煽動。我有許多強烈的回憶埋藏在我的靈魂的深處，就好像那些風平浪靜時看得見而被暴風

兩支離破碎的飄到沙灘上的海產物一樣。雖然爲着表達這些意見所必要的工作包函有這些以前的情感，這些情感忽然重現時曾給我不少的痛苦，如果在這封懺悔的信中有一些可以傷害你的芒刺，請你記住：如果我没有聽你的話，你是曾經恫嚇過我的；所以，請你一點兒也不要責罰我的服從。

如果這懺悔的結果，我發現你的愛情減低了，我之偷生於損失最後的幸福之後，並不比年青人之偷生於毀滅最初的希望之後爲甚。可是，我真發了瘋了！愛情難道還憂慮犯罪嗎？我希望我的親密能够增加你的溫柔。爲什麼今天我卻變成了一個「也許」的犧牲品呢？三十歲的人都是懈怠的，他們不提出條件，他們接受條件。啊！人們只能够在經驗過最後的愛情時纔知道什麼叫做愛情；我們的真正情感是產生於四十歲的時候，在這個年齡，我們知道測量我們的損失，然而年輕的時候，我們卻不知道生活上的利益。親愛的，恕我說了這些話，這些平靜了的風濤的最後的咆吼。

晚上見。

菲力士。

一八二七年八月八日於巴黎。

第一章 兩個童年

總有一天我們必得寫一首最動人的輓歌，畫一幅靈魂中的冷靜的悲哀的圖像，這靈魂的溫柔的根源還只碰到家土中的堅硬的砂石，這靈魂的最初的嫩葉已經被怨恨的手給折毀了，這靈魂的花朵正當他開放的時候就被冰霜凍僵了。然而我們得有那一種眼淚滋養出來的天才呢？那一個詩人能够告訴我們兒童的嘴唇吸吃苦奶時的苦痛，他的微笑被嚴厲的眼睛發出來的吃人的光焰所壓制時的悲苦呢？代表這些被四圍的人物爲着要發展他們的感情而加以壓迫的可憐的心田的虛構的圖像就是我的童年的真正的歷史。我這新生的兒童，我能够傷毀那一種虛浮呢？我母親的冷酷所給我的是那一種的物理的不幸或精神的慘劇呢？我是不是一個欠債的兒童，一個偶然降生的兒童，或一個生下來就被人家咒詛的兒童呢？

寄養在鄉間，三年的時間被我家庭所忘卻，當我回到我父親的家時，我在那裏所依靠的東西是太少了，我也就在那裏受到一般人的憐憫。我不認識有什麼情感，我不認識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從這最初的失落中自

拔出來的偶然的幸福；在我家裏，孩子們是無知的，大人們也什麼都不知道。我的哥哥和我的兩位姊姊不但不能够柔和我的命運，而且是給我許多苦頭吃，來尋開心。兒童們用來隱蔽小罪過，而能够教他們知道光榮的兒童的聯盟在我是一點兒也沒有的；不但是這樣，我常常是因為我哥哥的過錯而被責罰，然而我卻沒有反抗過這不公道的權利。這難道是兒童式的詔諭指導了他們如何使我得到苦惱的虐待而保持同樣可怕的母親對於他們的寵愛嗎？這難道是他們的摹倣性的一個結果嗎？這難道是因為他們有比試力量或缺少同情心的必要嗎？也許是這些原因合在一起才奪去了我的同胞的情誼。因為生來就得不到什麼溫情，我什麼也不能愛，然而我卻天性是多情的人！一個天使要收集這種不斷被拒絕的感情所發來的嘆息嗎？如果在某些心靈之中，被誤會的情感要變成怨恨，可是在我的心靈之中，他們卻集結在一起，在那裏挖出一道河床，後來就是從那兒湧灌在我的生命之上。隨着性格，戰慄的習慣鬆弛了筋肉，產生了恐懼，而恐懼也就迫着屈服。於是脆弱就把人毀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也就給人變成了奴隸。但是這連續不斷的苦惱就使我習慣於另外發展一種力量，由於練習而長大起來，並且預先使我的靈魂能够有道德的反抗。正如殉道者等待新的打擊一樣，我等待着新的痛苦，我的整個靈魂不得不表達出一種憂鬱的忍受，兒童的韻致，兒童的活動都因此而窒塞。這種態度就變成白癡的徵候，我母親也就用此來證明她對我的不祥的預卜。這種不公道的真確性在我的靈魂中很早的就激動了我的傲性，這理性的真實無疑的就阻止了一切同樣教育環境所鼓勵的壞癖性。

雖然我被我的母親所拋棄，有的時候，我卻是她的細心的對象。有的時候她也居然談到我的教育問題，而表示她對於我的關心；當我想到每天和她接觸時所生的擾亂，我就大為戰慄。我祈求我的孤單，我覺得最幸福的就是能够在花園裏玩石子，觀察昆蟲，仰視蒼天。雖然隔離的生活使我走進了夢境，一次的探險卻使我養成了默想的氣味，這探險可以給你描繪我的最初的不幸。人家對我是這樣的漠不關心，保姆就常常忘記讓我睡覺。一天晚上，靜靜的躲在無花果樹下，我用這種攝獲兒童的奇異的感覺來觀察一顆天星，我的早熟的悲哀又給這種感覺加上了一種神經質的知識。我的姊姊們都在嬉戲，叫喚；我聽着她們的深遠的喧噪就好像是我的思想的伴奏一樣。聲音停止了，黑夜降臨了。偶然間，我的母親發覺我不在。我們的保姆，這位可怕的卡落林小姐，爲着避免責罵起見，就利用了我母親的錯誤的觀念說是我對家庭有一種厭懼的心理，說是如果不是她非常注意的看顧我，我早就已經逃走了；說我非但不是傻子，而且是陰險的人；她所看護過的孩子就沒有碰到有我這樣壞脾氣的。她裝着來找我，她叫我；我回答，她知道我在那兒，就來到無花果樹下。

「您在那兒幹嗎？」她對我說。

「我看一顆星。」

「你不是看星，」在陽臺上面聽着我們說話的母親說，「你這年紀懂得天文嗎？」

「啊！太太！」卡落林叫着說，「他放開了蓄水池的龍頭，花園都成了水災了。」

這是一般的怨聲。我的姊姊們把龍頭放開玩，來看看水是怎麼樣的流，可是因為被突如其來的一道噴水淋了一身，她們嚇壞了，沒有來得及關好龍頭就逃走了。硬說定是我發明了這個輕佻的舉動，當我否認我的罪過時，我又被人責備爲撒謊，因此也就受到了極乎嚴厲的責罰。這卻是最可怕的刑罰！人家嘲笑我對於天星有愛情，我母親也就禁止我晚上停留在花園裏。暴虐的禁止刺激兒童的感情是比大人的感情更爲利害的，兒童比大人更死想着被禁止的東西，這東西後來也就給他一個不可抵抗的誘惑性。所以我也常常鞭策着我的天星。因爲不能信託任何的人，我就用這愉快的內心的呀聲對他訴說了我的悲痛，兒童用這種呀聲來糊塗的表達他的思想就好像他新近剛開始用呀聲來說話一樣。十二歲的時候，在學堂裏，我還用不可言喻的歡心來默想天星，生命開頭時所接受的印象就給心田留下了深刻的痕跡。

奎禮比我大五歲，他那時候是個美麗的兒童，就好像他現在是個美麗的大人一樣。他是我父親的寵愛，我母親的心肝，家庭的希望，所以是家庭的君王。他是很壯健的，他有一個教師。我是瘦弱而多病的，五歲的時候我就被人送到城裏的一個宿舍裏當通學，由我父親的隨身侍僕早上帶去，晚上帶回。我去的時候帶着一個沒有多少東西的飯籃，而我的同學們卻帶着非常豐富的食品。這貧富的比較給我產生了成千的苦痛，著名的杜爾的切塊豬肉和小塊豬肉就形成了早晨的早點和晚上我們退班回家時家中所吃的晚飯之間的中飯的主要成分。這種烹調的辦法是一些好吃的人所喜歡的，然而卻少見於杜爾權貴家庭的飯桌上；如果我在送到宿

舍之前聽到人家說到他，我一定不會見到在麵包上能够給我搽上這棕色的菓子醬就認為是幸福；然而他並不是宿舍中所常有的，我的美望也並不是不強烈，因為他變成了一種固定的意念，好像是門房所烹調而能够滿足她的醬肉給巴黎的一位公爵夫人所產生的欲望一樣。兒童們可以從眼光中猜出人家的羨慕，就好像你從那裏讀出愛情一樣；我因此也就變成了人家開玩笑的材料了。我的同學差不多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的，他們就來給我排場他們的優美的切塊豬肉，問我知道不知道怎麼製造，知道不知道在那兒賣，為什麼沒有。他們舐着嘴唇來誇耀他們的小塊豬肉，這用脂油煎爆，類似煮過的香蕈的豬肉碎塊；他們檢查我的飯籃，只找到一些奧里微乾酪，或者一些乾菓子，他們就用這句話來刺殺我：「你什麼也沒有嗎？」這使我懂得如何去比較我的哥哥和我之間的待遇的不同。

我之被人拋棄，和他人的幸福，這兩者之間的對比玷污了我的童年之花，萎謝了我的青鮮的少年時代。第一次受了虛偽的善意的欺騙，我伸出手來接受用偽君子的神氣給我送來的糖菓，騙我的人就在預見這結局而同學的笑聲中縮回了他的菓子餅。如果最特出的精神都可以接近於虛榮，一個眼看着被人嘲笑，被人侮慢而痛哭的兒童怎麼能够避免他呢！在這樣的開玩笑之下，多少的兒童是變成了好吃，搖尾乞憐而怠惰的！爲着免除虐待，我奮鬥着。失望以後所有的勇氣使我變成一個勁敵，然而我是怨恨的對象，而我也始終沒有反抗背逆行爲的資料。一天晚上，當我回家的時候，我在背上受到了一個滿包着石子的手巾的打擊。當時僕很嚴厲的

要給我報復，把這椿事告訴我母親的時候，她卻叫起來說：

『這該死的孩子只給我們苦惱！』

在那裏，我也找到和家中一樣的摺棄，於是我也就對我自己起了疑懼之心。在那裏就像在家中一樣，我也退縮。這第二次的下雪使我靈魂中的種子不能及時長大開花。我眼看得被人疼愛的都是一些放逸的狡童，我的驕傲也就根基在這個觀察之上；我單獨的生活着。因此，我就繼續着不能傾吐我這粗大的可憐的心田的情感。眼看着我自己總是憂鬱的，被人怨恨的，孤獨的，我的先生就證明了我的家庭認為我的性格惡劣這個錯誤的疑惑。在我知道寫字和讀書之後，我的母親就把我運到彭特利瓦去；彭特利瓦是一些辯論家所指導的學校，他們招收和我同等年齡的兒童，編在名叫做「不文」的一班中，在這班中還有一些較遲開發知識甚至於不能學習最初步的教育的学生。

我在那裏住了八年，一個人也見不到，過着褊去公權的人的生活。這是怎麼樣生活的呢？為什麼這樣生活的呢？我每月只有三佛郎的消開費，這數目僅僅够得購買我所必要的筆、刀子、按尺、墨水和紙張。所以既不能購置高蹻，也不能購置跳繩或其他任何學校中所必須的娛樂玩具；我是離開了一切的遊戲；爲着能够參加玩耍，我不得不趨奉富裕的同學，不得不阿諛同班的強有力的兒童最容易做的最小的卑劣行爲都使我的心臟跳悸。我逗留在一棵樹下，迷留在慘痛的夢境之中，我在那裏閱讀每月圖書館員給我們分發的書。在這怪異的孤

獨生活的深處隱存有多少的悲痛啊！我的被擯棄給我產生了怎麼樣的憂鬱啊！想一想當第一次發獎而我得到論文獎金和翻譯獎金的時候，我那溫柔的靈魂是如何的感受！當我在歡呼和樂聲的中間走到講臺上來接受這獎金的時候，我既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來慶賀我，然而臺下卻填滿了全體同學的家長。按照慣例，我應當接吻頒發獎金的人，然而我卻急速的跑到他的懷中，沉埋在眼淚之中。那天晚上，我把我的獎狀扔在火爐裏邊燒。那些家長在發獎之前練習儀式的一星期中就住在城裏，而我的同學們那天早上也很快樂的搬走了，然而我，我的父母都離開我很遠，我卻和海外的人留在庭院中，所謂海外的人是指那些家在島上或外國的學生們而言。晚上在祈禱的時候，這些野蠻人就在我們面前吹噓和他們的父母在一起所吃的大宴。你可以看得出來我的不幸是如何的在我的社會環境中增大了起來。

我難道沒有用多少的力量去消除那罰我一個人生活的禁錮嗎！好久以來，和千般的靈魂的興奮一同懷在心心中的有多少的希望，然而卻於一天之中整個的毀滅了！爲着要使我的父母來到學校裏，我曾給他們寫過滿充着情感的信，也許是特別重情的表達我的思念，然而這些信難道沒有讓我得到我母親的責備嗎？她用嘲笑的态度來咒罵我的文體。我並沒有氣餒，我給我父親和我母親提出條件，只希望他們能够來；我懇求我的兩個姊姊陪着他們來，我抽着她們的節期和生日，用可憐的被棄的兒童的嚴肅和失望的堅忍的態度來給她們寫信。將近頒發獎金的日子，我雙倍了我的祈求，我談到我所預料到的勝利。失望的聽不到我父母的消息，我用

激發的心來等待他們，我對我的同學們預告他們的來臨；家長們來的時候，當叫喚學生的門房，腳步回響在庭院的時候，我的心臟就像病人一樣的跳動着。然而這位老頭兒就永遠沒有叫喚我的名字。

當我自責我那被人咒詛的存在的日子，聽我懺悔的教士就給我指示了那燦爛的照耀着救主的快樂所允許的光榮的上天。當我第一次領聖體的時候，我就投身於神祕的祈禱的深淵中，使年青人精神愉快的宗教思想所有的道德的幻想在引導着我。被信仰所激動，我祈求上帝爲我重新演出我在殉道者名錄中所讀到的動人的神跡。五歲的時候，我飛往天星之中；十二歲的時候，我去敲打教堂的門。我的默坐使我在心中孵化出不可言狀的思念，填滿了我的想像，豐富了我的柔情，增強了我的思想機能。我常常認爲這些超卓的景像是來修整我的靈魂，使他走到神聖的命運的天使所有的：這些景像使我的眼睛能够看出事物的真切的精神；他們把我的心轉向到那些給不幸的詩人（當這詩人天生賦有比較現實和想像的能力時）做出他所得不到的特異的事物的巫術；他們在我的腦筋中給我寫下了一本書，我可以在那裏讀我所要表達的思想；他們給我的嘴唇放上了能够出口成章的源泉。

我的父親對於辯論者的教育有些懷疑，他來把我從彭特里瓦召回，把我送到巴黎一個大沼旁邊的學校。考過我的能力之後，也就證明了彭特里瓦的修辭學家是第三流的人物了。我在家中，小學和中學的痛苦又在新的形式之下重現於我在黎畢德家中的寄宿生活中。我的父親不給我錢。當我的父母知道我有的吃，有的穿，

能够生吞拉丁，活剝希臘的時候，他們就認爲一切都解決了。在我的中學生活當中，我認識了差不多一千的同學，然而我就沒有碰過一個例子，是和我同樣被人所漠視的。過度的忠心於布爾崩王朝，黎畢德先生曾經在保王黨想要從古寺劫走馬利·安多恩尼特王后時和我父親發生了一些關係；他們現在又認起了交情，黎畢德先生自信有補償我父親的遺忘的必要，然而他每月所給我的數目是太少了，因爲他不知道我家裏人的意向。

寄宿舍是設立在古老的安樂大樓中，在那兒就好像在一切的古代貴族住宅一樣，也有一間瑞士房。當

「走僕」帶我們到查禮曼中學去之前，大家休息的時候，豪富的同學們就跑到我們的門房多瓦西房子裏去吃點心。黎畢德先生在不知不覺之中忍受了多瓦西的買賣，他是真正的走私販，是學生們有興趣愛護的；他是邪道的祕密的保姆，是遲晚回舍的人的心腹，是租閱禁書的人的中間人。喝一杯奶油咖啡是貴族的滋味，因爲在拿破崙的統治之下，殖民地的食品的價格是過度的昂貴的。如果在父母家中用一些糖和一些咖啡就算是奢侈的話，在我們之中他卻有一種虛榮的優勢，給我們產生了嗜欲，如果摹倣的傾向，如果饕餮的食欲，如果時髦的傳染並不够滿足的話，多瓦西讓我們記賬，他給我們提議向姊妹們，姑姨們去要錢，她們要證明學生們的名譽，一定會還付欠債的。很久的時間之內，我都反抗着小食堂的誘惑。如果我的審判官知道誘惑的力量，知道引導我的靈魂傾向於苦行主義的那些英勇的心願，知道在我長時期的反抗中所有的劇痛的話，他一定要拭乾我的眼淚而不會使我啼泣。然而，我是一個孩子，我能够有這樣的偉大的靈魂，來輕視他人對我的輕視嗎？也